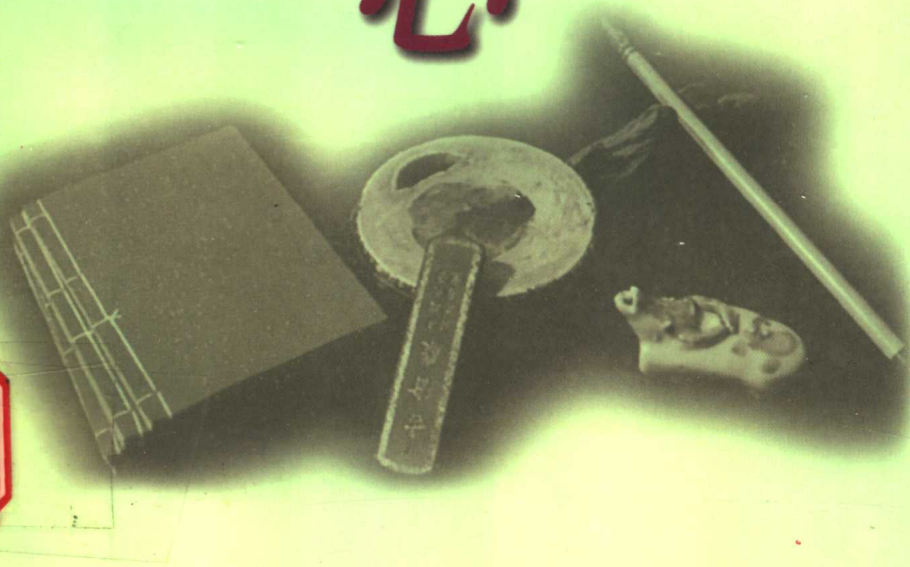


文心

夏丏尊 叶圣陶 著



叶圣陶
夏丏尊

著

文 心

(京)新登字 104 号

开明文库(第三辑)

文 心

夏丏尊 叶圣陶 著

*

开明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海淀区车道沟 8 号)

衡水地区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经销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8.625 字数 180 千字

1996 年 8 月北京第 1 版 1996 年 8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数:00,001—10,000

ISBN 7-80133-090-0/I·77 定价:9.50 元

序

这部《文心》是用故事的体裁来写关于国文的全体知识。每种知识大约占了一个题目。每个题都找出一个最便于衬托的场面来，将个人和社会的大小时事穿插进去，关联地写出来。通体都把于国文的抽象的知识和青年日常可以遇到的具体的事情溶成了一片。写得又生动，又周到，又都深入浅出。的确是一部好书。

这部好书是丐尊和圣陶两位先生特为中学生诸君运用他们多年教导中学国文的经验写成的，什么事应该说以及怎么说才好懂，都很细心地注意到，很合中学生诸君的脾胃。我想中学生得到此书，一定好像逢着什么佳节得到亲眷特为自己备办的难得的盛餐。

这里罗列的都是极新鲜的极卫生的吃食。青年诸君可以放心享用，不至于会发生食古不化等病痛。假使有一向胃口不好的也可借此开胃。

以前也曾有过用“文心”这两个字做书名的书，叫做《文

心雕龙》，那是千把年前的刘勰做的，也是一部讲全体国文知识的书。也许在子渊的旧书箱里可以找得着，但是你们如果找来放在自己的书架上，枚叔看见，一定又要来一句“了不得”。我家里也藏着版子不同的好几部，从未拿给还在中学读书的两个女儿看。

世界总是一天一天的进步起来，好像你们总是一天一天的大起来，进步起来一样。即就国文的知识来说，我们做中学生的時候所受的，不是一些繁繁碎碎，像从字纸籠里倒出来的知识，就是整部的《诗经》、《书经》、《易经》、《礼记》，从陈年老书箱里搬出来，教我们读了做圣贤的。哪里有的这样平易近人而又极有系统的书？即使找出几本古人写的，例如《文心雕龙》吧，也是古人说古文的。有些我们急于要晓得的，他们都还不曾想到。就像这部《文心》里面说的文法之类，那位做《文心雕龙》的刘勰就连梦里也还未曾梦见呢。

我们应谢谢丐尊圣陶两位先生，替青年们打算，把现在最进步的知识都苦心孤诣地收集了起来，又平易地写出来，使我们青年也有机会接近它。

一九三四年五月四日，陈望道。

序

记得在中学校的时候，偶然买到一部《姜园课蒙草》，一部彪蒙书室的《论说入门》，非常高兴。因为这两部书都指示写作的方法。那时的国文教师对我们帮助很少，大家只茫然地读，茫然地写；有了指点方法的书，仿佛夜行有了电棒。后来才知道那两部书并不怎样高明，可是当时确得了些好处。——论读法的著作，却不曾见，便吃亏不少。按照老看法，这类书至多只能指示童蒙，不登大雅。所以真配写的人都不肯写，流行的很少像样的，童蒙也就难得到实惠。

新文学运动以来，这一关总算打破了。作法读法的书多起来了；大家也看重起来了。自然真好的还是少，因为这些新书——尤其是论作法的——往往泛而不切；假如那些旧的是短钉琐屑，束缚性灵，这些新的又未免太无边际，大而化之了——这当然也难收实效的。再说论到读法的也太少；作法的偏畸的发展，容易使年轻人误解，以为只要晓得些作法就成，用不着多读别的书。这实在不是正路。

丐尊圣陶写下《文心》这本“读写的故事”，确是一件功德。书中将读法与作法打成一片，而又能近取譬，切实易行。不但指点方法，并且着重训练，徒法不能自行，没有训练，怎么好的方法也是白说。书中将教学也打成一片，师生亲切的合作才可达到教学的目的，这些年颇出了些中学教学法的书，有一两本确是积多年的经验与思考而成，但往往失之琐碎，又侧重督责一面，与本书不同。本书里的国文教师王先生不但认真，而且亲切。他那慈祥和蔼的态度，教学生不由地勤奋起来，彼此亲亲热热地讨论着，没有一些浮嚣之气。这也许稍稍理想化一点，但并非不可能的。所以这本书不独是中学生的书，也是中学教师的书。再则本书是一篇故事，故事的穿插，一些不缺少；自然比那些论文式纲举目张的著作容易教人记住——换句话说，收效自然大些。至少在这一件上，这是一部空前的书。丐尊圣陶都做过多少年的教师，他们都是能感化学生的教师，所以才写得出这样的书。丐尊与刘薰宇先生合写过《文章作法》，圣陶写过《作文论》。这两种在同类的著作里是出色的，但现在这一种却是他们的新发展。

自己也在中学里教过五年国文，觉得有三种大困难。第一，无论是读是作，学生不容易感到实际的需要。第二，读的方面，往往只注重思想的获得而忽略语汇的扩展，字句的修饰，篇章的组织，声调的变化等。第三，作的方面，总想创作，又急于发表。不感到实际的需要，读和作都只是为人，都只是奉行功令；自然免不了敷衍，游戏。只注重

思想而忽略训练，所获得的思想必是浮光掠影。因为思想也就存在语汇，字句，篇章，声调里，中学生读书而只取其思想，那便是将书里的话用他们自己原有的语汇等等重记下来，一定是相去很远的变形。这种变形必失去原来思想的精彩而只存其轮廓，没有什么用处。总想创作，最容易浮夸，失望；没有忍耐而求近功，实在是苟且的心理。本书对于这三件都已见到；除读的一面引起学生实际的需要，还是暂无办法外，（第一章，周枚叔论编中学国文教本之不易）其余都结实地分析，讨论，有了补救的路子。（如第三章论作文“是生活中间的一个项目”，第九章朱志青论文病，第十四章王先生论读文声调，第十七章论“语汇与语感”，第二十九章论“习作创作与应用”）此外，本书中的议论也大都正而不奇，平而不倚，无畸新畸旧之嫌，最宜于年轻人。譬如第十四章论读文声调，第十六章论“现代的习字”，乍看仿佛复古，细想便知这两件事，实在是基本的训练，不当废而不讲。又如第十五章论无别择地迷恋古书之非，也是应有之论，以免学生钻入牛角尖里去。

最后想说说关于本书的故事。本书写了三分之二的时候，丐尊圣陶做了儿女亲家。他们俩决定将本书送给孩子们做礼物。丐尊的令媛满姑娘，圣陶的令郎小墨君，都和我相识；满更是我亲眼看见长大的。孩子都是好孩子，这才配得上这件好礼物。我这篇序也就算两个小朋友的订婚纪念吧。

朱自清 一九三四年五月十七日，北平清华园。

目 次

陈 序	1
朱 序	1
一 “忽然做了大人与古人了”	1
二 方块字	9
三 题目与内容	15
四 一封信	23
五 小小的书柜	28
六 知与情意	35
七 日记	42
八 诗	49
九 “文章病院”	56
十 印象	66
十一 词的认识	73
十二 戏剧	82

十 三	触发	89
十 四	书声	95
十 五	读古书的小风波	106
十 六	现代的习字	117
十 七	语汇与语感	127
十 八	左右逢源	135
十 九	“还想读不用文字写的书”	142
二 十	小说与叙事文	152
二十一	语调	160
二十二	两首菩萨蛮	170
二十三	新体诗	178
二十四	推敲	190
二十五	读书笔记	198
二十六	修辞一席话	208
二十七	“文章的组织”	216
二十八	关于文学史	225
二十九	习作创作与应用	231
三 十	鉴赏座谈会	239
三十一	风格的研究	248
三十二	最后一课	259

一 “忽然做了大人 与古人了”

正午十二时的下课钟才打过，H市第一中学门口蜂也似地涌出许多回家吃午饭去的通学生。女生的华丽的纸伞，男生的雪白的制服，使初秋正午的阳光闪耀得愈见明亮。本来行人不多的街道，突然就热闹起来。

“从今日起，我们是初中一年生了。上午三班功课，英文仍是从头学起，算学还是加减乘除四则，都没有什么。只有国文和我们在高小时大不同了，你觉得怎样？”周乐华由大街转入小巷，对同走的张大文说。

“我也觉得国文有些繁难。这恐怕不但我们如此，方才王先生发文选时，全级的人看了似乎都皱着眉头呢。”

“这难怪他们。我和你在高小时对于国文一科总算是用功的，先生称赞我们两在全级中理解力最好，尚且觉得够不上程度。”

“今天发出来的两篇文选，说叫我们预先自习。我方才约略看了几处，不懂的地方正多哩。你或者比我能多懂些

吧。”

“哪里哪里。反正今天是星期一，王先生方才叫我们在星期三以前把那篇白话体的《秋夜》先预备好，还有一天半工夫呢。我回去慢慢地预备，真不懂的地方，只好去问父亲了。”

“你有父亲可问，真是幸福。我……”失了父亲的大文不禁把话咽住了。

“我的父亲与你的父亲有什么两样？你不是可以常到我家里去，请我父亲指导的吗？今晚就去吧，我们一同把第一篇先来预备，好不好？——呀，已到了你家门口了。我吃了饭就来找你一同上课去。下午第一班是图画吗？”乐华安慰了大文，急步走向自己家里去。

周乐华与张大文是姨表兄弟，两人都是十四岁。周乐华家居离H市五十里的S镇，父亲周枚叔是个中学教师，曾在好几个中学校里担任过国文功课。新近因为厌弃教师生涯，就在H市某银行里担任文牍的职务。

暑假时乐华在S镇高小毕业了，枚叔因为乡间没有中学，自己又在银行里服务，不能兼顾S镇的家，就将全家移居H市，令乐华投考第一中学初中部。张大文原是H市人，自幼丧父，他的母亲因大文身体瘦弱，初小毕业后，即依从医生的劝告和亲戚间的商议，令其转入乡间的S镇小学校去住读，只在年假暑假回到H市来。乡居两年，大文在高小毕业了，身体也大好了，便留在H市与乐华同入第一中学。两人既是亲戚，两年以来又同级同学，情谊真同兄弟一样。

下午课后，乐华与大文去作课外运动。阔大的运动场，各种各样的运动器具，比较乡间高小的几有天渊之差。两人汗淋淋地携了书包走出校门，已是将晚的时候了。

乐华走到家里，见父亲早已从银行里回来了。檐下摆好了吃饭桌凳。母亲正在树下，将要搬出碗盏来。

“今天上了几班课？程度够得上吗？好好地用功啊！”吃饭时枚叔很关心地问乐华。

“别的还好，只是国文有些难。”

“大概是文言文吧，你们在小学里是只读白话文的。”

“不但文言文难懂，白话文也和从前的样子不同。今天先生发了两篇文选，一篇白话的，一篇文言的。白话的一篇是鲁迅的《秋夜》，文言的那篇叫做《登泰山记》，是姚……做的。”

“姚鼐的吧。这个‘鼐’字你不认识吧。姚鼐安徽人，是前清有名的文章家。”

“先生交代在星期三以前要把这两篇文章预备好呢。”

“吃了饭好好去预备吧。不懂的地方可问爸爸，现在不比从前了。从前爸爸不和你在一起，自修时没有人可问。”乐华的母亲从旁加进来说。

“我也许无法指导呢，”枚叔苦笑。

“为什么？你不是做过多年的国文教师的吗？”乐华的母亲这样问，乐华也张大了眼睛惊讶地对着父亲。

“惟其做过多年的国文教师，所以这样说。一个孩子从小学升入中学，课程中变成问题的是国文。这理由说来很

长，且待有机会时再说吧。”枚叔一壁说，一壁用牙签剔牙。

乐华愈加疑惑。恰好大文如约来了。天色已昏暗，乐华在自己的小书房里捻亮了电灯，叫大文进去一同预习。枚叔独自在庭间闲步，若有所思。

两人先取出《秋夜》来看，一行一行地默读下去，遇到不曾见过的字类，用铅笔记出，就《学生字典》逐一查检，生字查明了，再全体通读，仍有许多莫名其妙的地方。

“‘墙外有两株树，一株是枣树，还有一株也是枣树，’你懂得吗？为什么要这样说？”大文问乐华说。

“不懂，不懂。下面还有呢，‘这上面的夜的天空，奇怪而高’”天空有什么可奇怪的呢？不懂，不懂。字是个个认识的，连结起来竟会看不明白，怎样好啊！”乐华皱起眉头埋头再细细默读。

这当儿枚叔踱进小书房来。

“你们看不懂《秋夜》吧。”

“难懂，简直不懂。”乐华大文差不多齐声说，同时现出请求讲解的眼色。

“不懂是应该的。”枚叔笑着说。

“为什么学校要叫我们读不懂的文章呢？我们在高小读国语读本，都是能懂的。”大文说。

“让我来告诉你们，”枚叔坐下在椅子上说。“你们在小学里所读的国语课本，是按照了你们的程度，专为你们编的。现在中学里，先生所教的是选文，所选的是世间比较有名的文章。或是现在的人做的，如鲁迅的《秋夜》，或是古

时的人做的，如姚鼐的《登泰山记》。这些文章本来不为你们写作的，是他们写述自己的经验的东西。你们年纪这样小，经验又少，当然看了难懂了。”

“那么为什么没有人替我们中学生编国文课本呢？”乐华不平地说。

“照理原应该有人来按了年龄程度替你们特地编的，可是这事情并不容易。我从前在中学校教国文时，也曾想约了朋友另编一部中学国文教本。后来终于因为生活不安定，没有成功。你们也许不知道，现在中学以上的教师，位置是很不安定的，这学期这里，下学期那里，要想在一处安心教书，颇不容易。你们的国文教师是王仰之先生吧。他是我的老朋友，是一位很好的教师。他这学期教你们，也许下学期就不教你们了。中学校国文科至今还没有适当的课本，教师生活的不安定也是一个大原因。”枚叔说到这里，似乎感慨无限，聪明的乐华和大文从枚叔的言语中就窥见了所以他所以抛弃教师生活的原因。

“你们在中学里就学，全要靠自己用功的了。因为教师流转不定，无论那一科，教师是不能负责到底的。”枚叔继续说。

“叫我们对于国文科怎样用功啊！既难懂，又没趣味。”大文说。

“慢慢地来。你们是小孩，是现代人，所读的却是写记着大人或古人的经验的文章。照理，大人的经验要大人才会真切地理解，古人的经验要古人才能真切地明白。你们非

从文章中收得经验，学到大人或古人的经验程度不可。”

“叫我们忽然变成大人变成古人吗？哈哈！”乐华与大文不觉笑起来了。

“现在的情形，老实说是这样。你们还算好呢，从前的人像你们的年龄，还在私塾里一味读四书五经，不但硬要他们做大人古人，还要强迫他们做圣人贤人呢，哈哈！”

“哈哈！”乐华大文跟着又笑了。

“你们笑什么？”乐华的母亲听见笑声，到房门口来窥看。“外面很凉呢，大家快到外面来，不要挤在一间小房间里。”

于是大家出去，一齐坐在庭心里，这时月亮尚未出来，星儿在空中闪烁。枚叔仰视天空。对乐华大文说：

“你们不是正在读鲁迅的《秋夜》吗？现在正是秋夜呢。你看，星儿不是在眨眼吗？天不是很蓝吗？现在尚是初秋，一到晚秋，天气愈清，天空看去还要高，有时竟会高得奇怪，还要蓝，有时真是非常之蓝。”

乐华大文点头，如有所悟。

“鲁迅所写的是晚秋的夜晚，所以文中表现出萧瑟的寒意，凋落的枣树，枯萎了的花草，避冷就火的小虫，都是那时候实在的景物，他对着这些景物，把自己的感想织进去，就成了那篇文章。景物是外面的经验，对于景物的感想是内部的经验。晚秋夜间的经验，你们是有了的，可是因为平常不大留意，在心里印得不深。至于对于景物的感想，那是各人各异的，小孩子所感到的当然不及大人的复

杂，即同是大人，普通人所感到的当然不及诗人文人的深刻。你们方才说看不懂鲁迅的《秋夜》，就是经验未到鲁迅的程度的缘故。”

“爸爸，好像比刚才懂了许多了呢。——大文，我们再去预习吧，看还有什么地方不懂的。”乐华拉了大文，再到小书房里去。

两人热心地再看《秋夜》，一节一节地读去，觉得比先前已懂得不少，从前经历过的晚秋夜间的景物也一一浮出在眼前，文中许多话，差不多就是自己所想说而说不出的。两人都暗暗地感到一种愉快。

“已经看懂了没有？”枚叔又踱进书房来。

“大概懂得了。——啊，大文。”乐华一壁回答，一壁征求大文的同意。

“这一节恐怕你们还未必懂吧。”枚叔指着《秋夜》中的一节读道：“我忽而听到夜半的笑声，吃吃地，似乎不愿意惊动睡着的人。然而四围的空气都应和着笑。夜半，没有别的人，我即刻听出这声音就在我嘴里，我也即刻被这笑声所驱逐，回进自己的房。灯火的带子也即刻被我旋高了。”这一节恐怕懂不来吧。”

“真的，不懂得。为什么要笑？为什么自己笑了会自己不知道？为什么四周的空气也会应和着笑？”乐华问。大文也抬起头来注视枚叔。

“我方才曾把经验分为两种，一种是外面的经验，一种是内部的经验。外面的经验是景物的状况，内部的经验是